

桂林“粉超”特别报道

2026年4月2日 星期四
编辑胡晓诗/版式设计杨斯诗/校对覃骥

◀ 上接02版

一碗米粉映照一身文人风骨

在桂林的抗战烽火中，街巷间的粉香不仅萦绕在剧展工作者的身边，更浸润着每一位抗战文化名人的日常生活。

广西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，一生以“教育救国”为己任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始终坚守在桂林的教育阵地，为国家培育人才，用教育的力量助力抗战。据地方文史记载，1938年7月，马君武准备离开桂林赶赴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，彼时汪精卫专程到访，妄图拉拢这位学界泰斗。二人相见后，汪精卫几番言语试探，马君武始终冷眼相对。面对这位意欲叛国的政客，马君武不愿多费口舌，直接下逐客令：“我还没吃饭咧，要失陪了，先到街口吃碗桂林米粉再说！”一碗桂林米粉彰显了马君武的傲骨。

同样以米粉寄怀的，还有以笔为刀的“红色报人”夏衍。1939年，夏衍促成《救亡日报》在桂林复刊，让这份报纸成为桂林抗战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，为民众及时传递抗战消息，凝聚抗战士气。同年，其剧作《一年间》在桂林公演，剧中浓烈的抗战情怀引发观众强烈共鸣，公演大获成功。恰逢此时各界人士为他庆祝40岁生日，庆贺后众人前往街头马肉米粉摊吃米粉。简朴的街边米粉摊，有喷香的马肉与细滑的米粉，还有志同道合的友人相伴，夏衍与友人边吃边聊，谈创作、论抗战、话未来。这碗米粉，见证了战乱中文人间的真挚情谊，也藏着他们苦中作乐的坚守。

战火中的桂林，米粉不仅见证着文人的相知相伴，更抚慰着异乡游子的心灵，诗人聂绀弩便是如此。1942年，聂绀弩在桂林度过40岁生日，此前他的生活过得起伏跌宕，心情有些低落。生日那天，同为诗人的伍禾相伴在他身边，二人买鱼备料，以一碗桂林米粉煮成一锅“米粉火锅”。这顿简单的寿宴藏着文人独有的逍遥与豁达，也让米粉成为那段艰苦岁月里最珍贵的滋味。

桂林米粉也同样支撑着本土文艺工作者在战火中坚守初心，扛起生活与家国的重担。1937年，桂林本地画家阳太阳从日本回国后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，后在广州艺专任教授。当时，他一人薪金要养活六口之家，生活捉襟见肘时，他的爱人李农尼租下一间能放下三张小圆桌的铺面卖桂林米粉，用这间小小的米粉摊撑起了家庭的生计。

一碗米粉承载百年文墨情怀

早在抗战之前，桂林米粉就已是街巷间深入人心的经典味道，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流连。艺术大师齐白石曾在1905年游历桂林，在桂林的8个多月时光里，街头的马肉米粉令他难以忘怀。1921年齐白石在《忆桂林往事》中写道：“粉名马肉播天涯，粥号鱼生美且佳；世味饱尝思饮水，几曾经过会仙来。”短短四句诗，既道出了桂林马肉米粉的盛名远播，也藏着自己对桂林风味的深深眷恋。

抗战胜利后，桂林米粉依旧是文人墨客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，尤其是那些在桂林度过童年、青年时光的文人，桂林米粉化作了他们剪不断的牵绊，萦绕在笔尖心头。

著名作家白先勇的童年时光在桂林度过，桂林米粉是他儿时最深刻的味觉印记。即便后来远走他乡，辗转多地，这份独属于桂林的滋味，也始终藏在他的心底，化作了浓浓的乡愁，在他的文字与访谈中被反复提及。他的小说名篇《花桥荣记》，便是以桂林为背景，用生动地道的桂林话，讲述了花桥旁一家米粉店的沧桑故事，将桂林米粉的滋味与桂林的城市变迁、人间百态相融，让读者在文字中品味到桂林米粉的独特韵味。白先勇曾在文章《我的寻根记忆》中深情写道：“我回到桂林，三餐都要出去找米粉吃，一吃三四碗，那是乡愁引起的原始性的饥渴，填不饱的。”朴素的话语，道尽了桂林米粉在游子心中的分量。

著名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少年时在桂林求学，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其创作，令他笔下的江湖也飘着米粉香。在其小说《广陵剑》中有这样的文字：“葛南威约陈石星榕荫路一家小吃店吃桂林米粉，马肉米粉别有风味……店小二自然会源源不断地把鲜美甘香纯正的马肉米粉端上来，让大侠们吃个饱。”他将桂林米粉融入刀光剑影的武侠江湖，让这道美食走出桂林，飘香四方。

从战前文人的题诗寄情，到战时志士的温情慰藉，再到战后游子的乡愁寄托，这碗粉里，藏着文人风骨，记着家国岁月，融着市井温情，在烟火流转间，成为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记忆，也让桂林的文脉，借着一缕粉香，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。

记者张苑



◀央视热播电视剧《阵地》中，李克农吃米粉的场景。
记者张苑 翻拍



◀桂林米粉的配菜丰富多样。
记者张苑 摄

↓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。
记者张苑 摄



↑位于七星区福隆园的“新中国剧社桂林驻地旧址”纪念馆。
记者张苑 摄

